

<<复活>>

图书基本信息

<<复活>>

前言

高尔基曾经说过：“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在我看来，这是人类为自己所建造的三座纪念碑。

”高尔基此论绝非河汉斯言，大而无当。

从近代欧洲乃至整个世界范围的文学来看，能与托尔斯泰比肩同声者，实无几人。

托尔斯泰有如高山，令后世所仰止。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托尔斯泰以自传三部曲《童年·少年·青年》和短篇小说集《塞瓦斯托波尔的故事》登上俄国文坛，旋即引起欧洲文学界的注意，然而直至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半叶，托尔斯泰在欧洲文坛上却还不是一个叫得响的名字。

一八七九年，《战争与和平》法文译本的出版震撼了世界文坛，为托尔斯泰赢得不世的殊荣。

托尔斯泰小说的声誉从此鹊起，而后《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的发表更使其专美于世，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不可多得的瑰丽篇章。

《复活》(1889 - 1899)是托尔斯泰晚年呕心沥血十余载的长篇巨著，也是他一生思想和艺术的结晶。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 - 1910)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俄国最伟大的文学家，也是世界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他的文学作品在世界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以及自传体小说三部曲《幼年》、《少年》、《青年》。

其它作品还有《一个地主的早晨》、《哥萨克》、《塞瓦斯托波尔故事集》等。

他也创作了大量童话。

他以自己一生的辛勤创作，登上了当时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峰。

他还以自己有力的笔触和卓越的艺术技巧辛勤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因此被列宁称颂为具有“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的“天才艺术家”。

正如托尔斯泰此前的许多作品一样，这部小说的情节取自一个真实的故事。

据彼得堡某地区法院的一位法官回忆，一八八七年六月，他到托尔斯泰家做客时曾向作家讲述过他亲自接触的一个故事。

一次，法院审理一个妓女被控偷窃嫖客一百卢布的案子，陪审团中有一个青年，发现被告竟是他多年以前在一个阔亲戚家客居时诱奸的养女。

于是他良心发现，设法同她在狱中相见，并表示愿意和她结婚。

后来，这个女犯病死狱中，那个青年也不知所终。

当时，托尔斯泰非常认真地倾听了这个故事。

毫无疑问，这个青年和妓女的故事触发了作家的创作冲动。

不过，在漫长的创作过程中，作家数易其稿，描写对象和主题几经提炼与深化，才最终写出了这部铁面无私的大书。

小说名曰《复活》，顾名思义，其中必有人“复活”。

那么，“复活”的人究竟是谁呢？

是聂赫留朵夫？

还是玛丝洛娃？

抑或是两者兼而有之？

对此，评家众说纷纭。

不过，细品全书，聂赫留朵夫的“复活”恐怕更接近于作者的愿望。

聂赫留朵夫品性善良，且有抱负。

他对自己所拥有的贵族特权深为不满，把名下的那一部分土地分给了农民。

起初，他对姑母家的养女卡秋莎·玛丝洛娃的爱是真诚的。

后来，他参军当了军官，军营生活却使他堕落成为一个吃喝玩乐的花花公子。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诱奸了自己当初曾热恋过的姑娘。

此后，他在罪恶的泥潭中越陷越深。

<<复活>>

法庭上遇见卡秋莎之前，他正与一个有夫之妇私通，同时又向一个贵族小姐求婚；此外，他已放弃否定土地私有的理论，准备接受母亲的大宗遗产。

法庭上和卡秋莎的不期而遇，极大地震撼了他的心灵，尤其是她被判苦役后发出的哭声，更是触动了他那似乎并未完全泯灭的良知。

他痛悔过去的劣行，开始走上精神“复活”的道路。

为了赎罪，聂赫留朵夫多方替玛丝洛娃奔走上訴，并打算同她结婚。

他对事物的看法也发生了改变。

比如，他对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感到不满并持批评态度；对他曾想与之结婚的贵族小姐及其一家人的庸俗和虚伪心生厌恶；对他探监时耳闻目睹的专制制度的黑暗更是深恶痛绝。

于是，他的精神“复活”进入第二个阶段，即从对自己罪恶的认识上升到对整个统治阶级的认识，从对玛丝洛娃一人的同情转到对整个劳动阶级的同情。

这时，他头脑中的贵族阶级思想逐渐为宗法制农民思想所代替。

他认识到，农民贫困的根源就在于土地被地主阶级所霸占。

于是，他身体力行，把自己的土地分给了农民。

应当说，在这一点上，“忏悔”的贵族聂赫留朵夫大大超越了他的前辈——《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

玛丝洛娃的上诉被驳回，聂赫留朵夫对统治阶级及其法律本质的认识也达到了一定的深度。

他的精神逐渐“复活”，伴随玛丝洛娃踏上了去往西伯利亚流放地的遥远路程。

在西伯利亚的三个月，是聂赫留朵夫彻底醒悟的三个月。

他最终认清了统治阶级吃人的本质，然而令他苦恼的是，他非但看不出任何可以战胜它的方法，甚至连怎样做才可以战胜它也不能理解。

无奈之中，他拿起了《福音书》，不料却从中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为了摆脱苦难，惟一可行的方法便是在上帝面前永远承认自己有罪，因而既不可惩罚他人，也不可纠正他人。

聂赫留朵夫从此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

他的精神和道德“复活”了。

不可否认，女主人公玛丝洛娃也有她自己的“复活”历程。

不过，她的“复活”却完全没有聂赫留朵夫的那种赎罪的味道。

当聂赫留朵夫第一次探监时，她所“复活”的仅仅是她当初的那个清清白白的自我而已，她那时仍处于“堕落”之中。

她习惯性地冲他媚笑，还索要卢布。

聂赫留朵夫第二次探监时，特意向她表示忏悔，并提出同她结婚的要求，这一切引起了玛丝洛娃对往事的回忆和对他的仇恨；回忆的大门一经打开，玛丝洛娃便逐渐从浑浑噩噩的生活中苏醒过来。

聂赫留朵夫第三次见到她时，她同以前相比已经判若两人。

聂赫留朵夫在日记中说她正在“复活”，的确不无道理。

不过，玛丝洛娃的“复活”虽然始自聂赫留朵夫的“忏悔”所引起的对美好往事的回忆，但它的最终完成却是在她与流放地的政治犯接触之后。

她受到这些品德高尚的人的影响，学到了他们敢于为理想献身的精神，尤其是西蒙松对她的发自内心的爱情，更使她意识到了人的尊严和自身的价值。

她重新爱上了聂赫留朵夫，却不愿因此耽误他的前程而甘愿同西蒙松结合。

少女时代的卡秋莎终于回归。

她纯洁的道德也失而复得。

玛丝洛娃在精神上彻底“复活”了，或者毋宁说她得到了完全的新生。

毋庸讳言，小说中男女主人公通过各自的“忏悔”与“宽恕”，双双走向精神和道德的“复活”，使其“人性”得以复归，这一切带有浓厚的“不以暴力抗恶”及“道德的自我完善”的“托尔斯泰主义”的味道；作为说教者，托尔斯泰自有其可笑的地方。

然而，作家借聂赫留朵夫上访过程中的所见所闻，对俄国城乡的阴暗面以及对宫廷、法庭、监狱和教会的抨击与揭露，却是他此前的文学作品中从未有过的，这一切分明表现出“清醒的现实主义”的特

<<复活>>

点；作为艺术家，托尔斯泰确有其伟大之处。

《复活》成书的那一年，托尔斯泰七十一岁。

在世纪末的浮躁中，这位老人依然故我地在其精神世界中俯视俄国的社会，不辞辛劳地建造他的理想王国。

他把自己的思想倾注在聂赫留朵夫身上。

然而，一个七旬老翁，特别是“激变”之后的托尔斯泰那样的老翁与一个三十五岁的、喜爱犬色声马生活的青年贵族聂赫留朵夫，两者的心灵硬安在一起，不免给人一种不自然的感觉，也缺乏客观的真实性。

聂赫留朵夫的形象所带有的作者夫子自道的色彩毕竟过于浓烈，现实生活中又能去那里寻呢？

而小说第三部的叙事，多次直接引用《福音书》中的道德说教，则令人读之尤为生厌。

小说的艺术感染力因而受到削弱，自不待言。

虽则如此，《复活》作为托尔斯泰的“艺术遗嘱”，依旧不失为歌颂人类同情心的最华美的诗章之一。

诚如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所言，《复活》较之其他作品，能让人更清楚地看到托尔斯泰那双直达心灵的眼睛。

<<复活>>

内容概要

卡邱霞·玛丝洛娃是一个农妇的女儿。
母亲在女地主索菲亚姊妹的牛奶场上工作。
父亲是流浪的吉卜赛人。
玛丝洛娃三岁时母亲死了。
女地主看她长得清秀，便把她收养下来。
因此，她过着一半小姐，一半婢女的生活。
她做女工、收拾房间，用白灰擦亮神像，烤肉、磨粉、煮咖啡，洗些不费力的东西；有时读书给女主人听。
十六岁时，爱上女地主的侄儿、年青的贵族聂赫留朵夫。
那时，他是个大学生，到姑母家来度暑假。
两年后，聂赫留朵夫去服兵役，因顺路经过姑母家，在姑母家住了四天。
在一个复活节的晚上，他和玛丝洛娃发生了肉体关系。
临别，他塞给玛丝洛娃一百卢布，便到部队去了。
此后，聂赫留朵夫连封信也没捎给她。
她已怀孕了。

一次，玛丝洛娃打听到聂赫留朵夫要经过庄园附近的车站。
原先姑姑们邀请他下车来看望她们，而他却回电说，他不能来了，他要在指定的日期到达彼得堡。
玛丝洛娃很伤心，但她决定亲自赶到车站去见他。
那是个阴雨、凉风的秋夜。
由于天气漆黑，她看不清田野上的小路，迷失了方向。
待她赶到车站时，火车就要开动了。
她看到聂赫留朵夫坐在头等车厢里。
可是来不及和他说一句话儿，火车已开动了。
玛丝洛娃沿着月台追去，头巾也掉了，还摔了一大跤。

玛丝洛娃周身被雨水淋湿，筋疲力尽地回到家里。
从这天起，她思想起了很大变化，认识到自己和贵族少爷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
她想象着聂赫留朵夫“坐在丝绒的椅子上，在那个灯光明亮的车厢里说啊、喝酒啊找乐子；我呢，却在露天下，风吹雨打，站在黑地里哭”。
她不再相信人，认为一切都是欺骗。
当聂赫留朵夫的姑姑知道玛丝洛娃怀孕后，便把她从家里赶了出去。
她为了生活，只好去给人家当女仆。
但每次都遭到男主人的调戏和侮辱。
生下的孩子也死了。
最后，她沦落到基达叶娃妓院，成了妓女。

十年后，玛丝洛娃因受一起人命案的牵连，受到法庭的审判。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一个西伯利亚商人司蔑尔科夫到妓院寻欢作乐。
茶房卡尔金庚和当过使女的勃契诃娃，见商人有钱便起了谋财害命的念头。
他们把一包药粉交给玛丝洛娃，要她放到商人茶杯里，骗她说是安眠药。
当时，玛丝洛娃正被商人纠缠得厉害，想摆脱他，便照样做了。
结果商人被药死了。
案发生后，茶房和使女贿赂律师，把罪责全栽在玛丝洛娃的身上。

<<复活>>

法院开庭审判玛丝洛娃的案件。
聂赫留朵夫作为贵族代表参加陪审。
在审讯过程中，法官们只忙于自己的私事，对案件审理却心不在焉。
一位法官因和妻子刚刚吵过架，心情不佳、愁容满面。
他担心当他审完案子回家后，妻子给不给他饭吃。
另一位法官叫玛特维伊，老是迟到。
他关心的是自己的疾病。
他想，从门边走到他座位那儿，如果走的步数能用三除尽，他患的胃粘膜炎就会好。
这段距离走二十六步就可走完，于是他赶紧加了一小步，凑成二十七步。
副检察官卜列维喝了一夜酒，根本还没有从酒宴中清醒过来，便开始宣读起对玛丝洛娃的审判案件来。
法庭庭长为了要在六点钟之前赶去和一个红头发的瑞士姑娘约会，他希望审判早点结束。

聂赫留朵夫在陪审员席上认出了玛丝洛娃。
这使他十分震惊。
他回想起勾引玛丝洛娃的经过，认为自己是造成她不幸的罪人。
他在诱奸玛丝洛娃后，一度曾受过良心的苛责。
但当他想到上流社会的人都这么干时，他便心安理得了。
服役期满后，他去过姑姑家一趟。
但这时，玛丝洛娃早被女地主撵出家门了。
之后，聂赫留朵夫为了使自己忘掉犯下的过失，竭力不去想这件事。
现在他和贵族柯尔查庚一家正打得火热。
人们在议论他要娶柯尔查庚的小姐玛丽娅了。
然而，他并不打算结婚。
他正和某县的一个贵族首领的妻子私通。

审判继续进行。
法院要给玛丝洛娃定罪了。
副检察官卜列维站起来发了一通谬论。
他以犯罪的遗传学来判定玛丝洛娃有罪。
他认为下层阶级天生是下贱的，下贱的人必然会犯罪。
玛丝洛娃是妓女，是“最低级的退化的榜样”，犯罪是毫无疑问的。
最后，由陪审员们对玛丝洛娃写定罪意见。
他们认为玛丝洛娃没有抢劫、偷钱的意思，可是忘了加上“没有谋害性的意思”，聂赫留朵夫也一时疏忽了。
这样玛丝洛娃必须判罪了。
本来，庭长不同意这意见，但他怕耽误和红头发姑娘的约会，便匆忙结案。
宣判玛丝洛娃押赴西伯利亚服苦役四年。

玛丝洛娃被押回监狱，犯人们对玛丝洛娃都给以同情的问候。
当他们知道她已被判刑时，一个犯人说：“这年月，真理跑到狗那儿去啦。”
聂赫留朵夫认为法庭作出了不公平的判决。
他去找律师法纳律，准备把案件告到高级法院。
同时，他还去找检察官。
承认自己曾勾引过玛丝洛娃，要求去探狱，并准备和玛丝洛娃结婚来弥补自己的过错。
他宣称说，今后自己不再当陪审员了，因为法庭“所有的审判不但没有益处，而且不道德”。

<<复活>>

在狱中，聂赫留朵夫见到了玛丝洛娃，要求她宽恕他，并把自己要和她结婚的决定告诉她。

但玛丝洛娃不能饶恕他的过去。

她气愤地说：“你去找你的公爵小姐们好了，我的价钱是一张十卢布的钞票……我是犯人，你是公爵，这儿没你什么事……你在这个世界上拿我玩乐还不算，又要用我来救你自己，好让你能上天堂！

我讨厌你--你那眼镜，你那肮脏的胖脸！

去，去！

”聂赫留朵夫吃了闭门羹，但他想为了对得起良心，即使玛丝洛娃不愿和他结婚，他也要跟她一道去流放。

她走到那儿，他便跟到那儿。

他开始批判自己所走过的生活道路，感到寄生生活的可耻，要和自己的阶级决裂。

为了作好上西伯利亚的准备，聂赫留朵夫回到自己的田庄--库兹明斯果耶村。

他在田庄上实行改善农民生活的措施。

他把田地用贱价（比同县农民在地主那里租到的土地要便宜三成）出租给农民，改变农民对地主的依赖关系。

然后，他又到巴诺佛（他从姑姑那里继承来的田庄）访问，亲自和农民交谈，了解他们生活情况，同情他们的贫困和处境。

他认为：“老百姓赤贫的主要原因是失去了唯一能养活他的土地”。

他赞同美国人亨利·乔治的课税制的办法，认为“土地不能成为什么人的财产，它跟水、空气、阳光一样不能买卖，凡是土地给与人类的种种利益，所有的人都有同等享受的权利”。

在这里，他同样把土地租给农民，并进一步把农民交纳的资金当作公益金或税款供给农民自己使用。

他召集农民代表商谈。

开初，农民半信半疑，他们不敢相信地主的这份好心。

经聂赫留朵夫再三解释，最后他们接受了。

聂赫留朵夫从农村返回省城时，他感到如释去重负般的无穷快乐，有一种旅客在发现新陆地的时候，一定会感到的那种新奇的感觉。

聂赫留朵夫把在巴诺佛找到的一张姑姑家的合家照片，带给了玛丝洛娃，上面有她和聂赫留朵夫的相；并告诉她，他要上彼得堡走一趟，大理院将要对玛丝洛娃的上诉案件进行审理了。

同时，他还帮助玛丝洛娃从监狱转到监狱医院去工作。

聂赫留朵夫到彼得堡后，住在姨妈家。

姨夫伊凡·密海罗维奇伯爵是前任国务大臣。

聂赫留朵夫通过他的介绍，去拜访了几个有势力的人物。

其中有大法官渥尔夫、上诉委员会的委员佛罗比奥夫男爵、官办教会负责人托波罗夫。

但这些上层官僚们，同样只顾自己的私利，不管犯人的死活。

通过访问，聂赫留朵夫清清楚楚地看到：“这些官吏，从他姨妈的丈夫、大法官、托波罗夫算起，直到各部会的办公桌前面坐着的那些漂亮、干净、庄重、自以为了不起的大人先生们为止，虽然明明看见这种局面使得无辜的人受苦，却一点也不介意，所关心的只不过是镇压和祛除所有的危险分子罢了”。

玛丝洛娃上诉案，被大理院以理由不充分驳回。

聂赫留朵夫离开彼得堡，把这坏消息告诉玛丝洛娃听。

这时，玛丝洛娃已离开了监狱医院。

她被人诬告与医务助理员勾搭，而被赶回狱中。

聂赫留朵夫再次向她表示：自己决心跟她上西伯利亚去。

<<复活>>

玛丝洛娃又重新爱上了聂赫留朵夫，而且爱得那么深，不知不觉间她完全依照他希望她做的去做了：戒了烟酒，不再卖弄风情。但她又想到这种结合，对他是一种不幸。她不能接受所爱的人为她作出的牺牲。

押赴西伯利亚的犯人起程了。那是个天气炎热的七月，街上差不多一片荒凉，少数几个过路人在路边阴影里走着。有的犯人经不起烈日暴晒，当场中暑倒毙了。聂赫留朵夫一路为犯人恶劣的处境四处奔波说情，他几乎成了犯人的袒护者。同时，在他运动下，玛丝洛娃被调到政治犯行列中。在这个队伍里既安静又和平，也不再受男人的纠缠。玛丝洛娃感到政治犯都是些“可爱的好人”，并知道了他们跟平民站在一边，反对上层阶级。他们当中有些是属于贵族阶级的，却为平民牺牲了他们的特权和自由，这使得她特别看重他们，佩服他们。她认识了一个叫西蒙松的政治犯。这是个腼腆、谦虚而又意志力极强的人。他在大学毕业后，加入民粹派，任过乡村教师，并“公开抨击他认为虚伪和不公正的事情”。为此，他被捕了。不久，西蒙松爱上了玛丝洛娃。这时，玛丝洛娃必须在西蒙松和聂赫留朵夫之间作出选择。她感到：“聂赫留朵夫是出于慷慨，又由于过去发生的事情，才向她求婚。可是西蒙松却在她现在的境遇里爱她，只因为爱她而爱她。”于是，她接受了西蒙松的爱。

聂赫留朵夫靠彼得堡朋友副检察长塞列宁的帮助，把玛丝洛娃的案件，由服苦役改判为在西伯利亚近处流放。他把消息告诉给玛丝洛娃。这时，有一种需要家庭和孩子的想法涌上他心头。然而，玛丝洛娃已决定跟西蒙松走。她不愿意“毁了”聂赫留朵夫的生活。聂赫留朵夫再次遭到拒绝，但他没有痛苦的感觉。他已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和牺牲去爱她。他付出了足够的代价来补偿自己的过失。于是，他心平气和地在狱旁椅子上睡了一个又香又甜的觉。最后，玛丝洛娃和西蒙松走了。聂赫留朵夫被留了下来。他在福音书里找到了五条生活准则：对上帝要虔诚、不起誓、要忍辱、爱敌人、勿反抗。他认为人们如果遵循这五条法则，并不断悔过自新，便可以“获得最大的幸福，地上的天国也会建立起来”。他开始过一种全新的精神生活。他的灵魂得救了。

<<复活>>

作者简介

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19世纪俄国最伟大的作家。
出生于贵族家庭，1840年入喀山大学，受到卢梭、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影响。
1847年退学回故乡在自己领地上作改革农奴制的尝试。

1851～1854年在高加索军队中服役并开始写作。

1854～1855年参加克里米亚战争。

几年军旅生

<<复活>>

书籍目录

- 译序
- 第一部
- 第二部
- 第三部

章节摘录

已经有五个孩子这样死掉了。

他们都受过洗礼，然后都吃不到奶，也就都死了。

第六个孩子是和过一个路的茨冈人私通后生下的，是个女孩儿，她的命运本不会有什么两样，可是事有凑巧，两个老小姐中的一个来到喂牲口女工们住的木头房子，训斥她们做的奶油有股牛臊气。

当时产妇和漂亮的胖娃娃正躺在房子里。

老小姐训斥她们奶油做得不好，又训斥她们不该让一个刚生过孩子的女人住进来，骂完正要走，忽然看见那孩子，动了恻隐之心，表示愿意做她的教母。

她真的为女孩儿施了洗礼，而后因怜悯自己的教女，时常送些钱和牛奶给母亲，于是女孩儿活了下来。

两个老小姐因此叫她“得救妞”。

小孩儿长到三岁，她母亲得病死了。

喂牲口的外祖母觉得外孙女是个累赘，两个老小姐就把女孩儿带到自己身边抚养。

这个黑眼睛的小姑娘长得十分活泼可爱，两个老小姐从她那儿得到不少乐趣。

老小姐是姐妹俩：妹妹索菲娅·伊万诺夫娜心地比较善良，为小姑娘施洗的就是她，而姐姐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却比较严厉。

索菲娅把小姑娘打扮得漂漂亮亮，还教她读书，一心想把她调教成自己的养女。

玛丽娅却说，应当把这孩子调教成一个会干活的人，一个出色的侍女，因此对她要求严格，常常处罚她，遇到心情不好时，甚至还打她。

于是，在两种教育态度的影响下，当小姑娘长大时，她的身份半是侍女，半是养女。

她的名字的叫法也不偏不倚，既不叫雅气些的卡金卡，又不叫俗气的卡吉卡，而是叫普普通通的卡秋莎。

她做针线活，收拾房间，用白粉擦拭圣像，煎炸食品，磨咖啡豆，煮咖啡，洗些零散衣物，有时陪两个老小姐坐坐，给她们读书消遣。

有人向她求婚，可她谁也不想嫁，觉得跟那些向她求婚的干力气活的人过日子，她受不了，她已过惯地主家舒适的生活了。

就这样，她生活到十六岁。

在她满十六岁那年，老小姐家里来了一个在大学念书的侄子，是位很有钱的公爵，卡秋莎一下子爱上了他，却不敢对他讲，甚至也不敢对自己承认这一点。

后来过了两年，这位侄子在奔赴战场的途中，顺路来到姑姑家，在她们那儿住了四天，临行前夜，他诱骗了卡秋莎，第二天塞给她一张一百卢布的钞票，就走了。

他走后五个月，她才清楚地知道，自己怀了孕。

从那时起，她对一切都感到厌烦，心里只想着怎样才能摆脱即将临头的耻辱，她不乐意服侍两个老小姐，敷衍了事，而且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发起脾气来。

她对老小姐讲了不少无礼的话，过后自己感到后悔，就提出辞工的要求。

两个老小姐也对她很不满意，放她走了。

从她们家里出来，她到一个区警察署长家当侍女，但只在那儿待了三个月，因为署长虽是个五十岁的老头儿，却不停地调戏她，有一次，他纠缠得特别凶，她发起火来，骂他是浑蛋和老鬼，使劲推了他一下，他就倒下了。

她因粗暴无礼而被解雇。

再找地方做事儿已无必要，不久就将生产，她住到乡下一个又做产婆又贩卖私酒的寡妇家里。

分娩很顺利。

可是那产婆刚给村子里一个有病的女人接过生，把产褥热传染给了卡秋莎，生下的男婴被送进育婴堂，据送去的老太婆讲，婴儿一到那里就死了。

卡秋莎搬进产婆家时，身上共有一百二十七卢布：二十七卢布是她做工挣的，一百卢布是勾引她的那个公爵给的。

<<复活>>

等她离开产婆家时，她手里只剩下六个卢布。

她不会省钱，不仅自己花，别人向她要钱，她也总是给他们。

产婆收她四十卢布算作两个月的生活费——伙食费和茶点费，二十五卢布用作送婴儿去育婴堂的费用，四十卢布被产婆借去买奶牛，另外二十卢布买了些衣服、礼物，随便花掉了，因此当卡秋莎病体复原时，她已身无分文，非找工作不可了。

她在一个林务官家里找到一份事儿。

林务官是有妻室的人，但也和警察署长一样，从第一天起就开始调戏卡秋莎。

卡秋莎十分讨厌他，尽力加以回避。

可是他比她老练和狡猾，更主要的他是主人，可以任意支使她到什么地方去，终于抓住个机会，占有了她。

妻子知道了这件事，有一次正巧碰见丈夫单独和卡秋莎在房间里，就扑上去打她。

卡秋莎不甘示弱，两人厮打起来，结果卡秋莎被赶了出来，连工钱也没给。

于是，卡秋莎到了城里，住在姨母家。

姨丈是个装订工，以前日子过得不错，可如今丢掉了所有的主顾，酗起酒来，家里的东西，逮住什么拿什么，都换酒喝了。

姨母开着一个小小的洗衣店，她和孩子们以此糊口，并供养不可救药的丈夫。

姨母希望玛丝洛娃到她店里当洗衣工。

可是，玛丝洛娃看到姨母店里的洗衣女工们过的苦日子，心里犹豫起来，又到荐工所找做女仆的差事。

差事找到了，雇主是一位太太，她家只有她和两个上中学的儿子。

她到那家才一个星期，上中学六年级的留着小胡子的大儿子，就丢下功课，调戏玛丝洛娃，不让她安宁。

做母亲的把一切都怪罪到玛丝洛娃头上，将她辞掉了。

新的差事一时没有着落，可巧玛丝洛娃在荐工所遇到一位手上有好几个宝石戒指、光裸的胖胳膊上戴着手镯的太太。

这位太太知道正在找事儿的玛丝洛娃的处境后，给她留下自己的地址，约请她到家里去。

玛丝洛娃去了她家。

太太亲热地招待她，请她吃馅饼，喝甜酒，并打发侍女送一张条子到什么地方去。

晚上，一个留着已经变白的长头发和白胡须的高个子男人走进房间；这个老头儿立即坐在玛丝洛娃身边，眼睛闪着光，笑眯眯地上下打量她，同她开玩笑。

女主人把他叫到另一个房间，玛丝洛娃听见女主人说：“是个雏儿，乡下来的。

”然后女主人叫玛丝洛娃过去，对她说，这是位作家，钱多得很，只要她讨他喜欢，他是不会舍不得金钱的。

她讨他喜欢了，作家给了她二十五卢布，答应和她常常相会。

钱很快用得精光，一部分还了欠姨母的费用，一部分买了新衣服、帽子和缎带。

过了几天，作家派人接她再去一次。

她去了。

他又给了她二十五卢布，并要她搬到一个单独的房子去。

玛丝洛娃住在作家租下的房子里，却爱上了住在同院的一个快活的店员。

她自己把这件事告诉了作家，然后搬到一个很小的单独的房子去住。

那个店员起初答应和她结婚，后来却不辞而别，去了下诺夫戈罗德，显然把她抛弃了，玛丝洛娃又成了孤身一人。

她本想一个人住在这个房子里，可是警察不准她住。

警察分局的局长对她说，只有领取黄色执照，经过医师检查，她才能住下去。

她只好又去姨母家里。

姨母看到她身上时髦的连衣裙、披肩和帽子，十分恭敬地招待她，再也不敢提要她当洗衣女工的事，认为她现在过的是上层生活。

<<复活>>

而对玛丝洛娃来说，如今的确不存在当不当洗衣女工的问题。

她现在十分同情地看着前面几间屋子里的洗衣女工们过的那种苦役般的生活，她们脸色苍白，胳膊枯瘦，有的已经得了痲病，冒着三十度的肥皂水的蒸汽，在不论冬夏都大开着窗户的屋子里不停地洗呀，熨呀，她想到自己也要服这种苦役，就不寒而栗。

正是在这个时候，在玛丝洛娃没人作靠山而走投无路的时候，一个专为妓院物色姑娘的牙婆找到了玛丝洛娃。

玛丝洛娃早就吸上香烟，而在她与店员姘居的后期和被他抛弃之后，又越来越迷恋上喝酒。

酒所以吸引她，并非因为酒味甘美，而主要是因为酒可以使她忘记她所遭遇的痛苦，可以使她随心所欲，增强自尊，没有酒，她就不可能这样。

没有酒，她总是感到心情沮丧，自惭形秽。

P5-9

<<复活>>

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复活》是托尔斯泰晚年呕心沥血十余载的长篇巨著，也是他一生思想和艺术的结晶。它对俄国社会的揭露和批判达到了空前激烈的程度，并以主要的篇幅揭露法庭、监狱和政府机关的黑暗以及官吏的昏庸残暴和法律的反动。

列宁在评价托尔斯泰时说得很中肯：托尔斯泰“在晚期的作品里，对现代一切国家制度、教会制度、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作了激烈的批判”，达到“撕下了一切假面具”的“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是“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作品”的“天才的艺术家”；另一方面，他是狂热地鼓吹“不用暴力抵抗邪恶”等教义的“托尔斯泰主义者”，“即是一个颓唐的、歇斯底里的可怜虫”。

<<复活>>

编辑推荐

《复活》是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晚年呕心沥血十余载的长篇巨著，也是他一生思想和艺术的结晶。

小说通过玛丝洛娃以及监狱中的“囚犯”蒙受的不白之冤，对沙皇的法律、法庭、监狱、官吏以及整个国家机构的反人民的本质作了广泛而深刻的揭露，是一面反映俄国农民在革命中矛盾状况的镜子。

<<复活>>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